

TUF VOYAGING

珍藏版

图夫航行记

【美】乔治·R.R.马丁 / 著 小龙 / 译

GEORGE R.R.
MARTIN

COVER ILLUSTRATION
DARRYL GREEN

ISBN 978-7-229-08000-0

定价：39.80元

（含邮费）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

渝出图字：01-2011-001

渝出登字：01-2011-001

渝出印字：01-2011-001

渝出发字：01-2011-001

渝出经字：01-2011-001

渝出总字：01-2011-001

渝出代字：01-2011-001

渝出印字：01-2011-001

渝出发字：01-2011-001

渝出经字：01-2011-001

渝出总字：01-2011-001

渝出代字：01-2011-001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UF
VOYAGING

图夫航记

珍藏版

【美】乔治·R. R. 马丁/著
小龙/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uf Voyaging

Copyright© 1986,2013 by George R.R. Mart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1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夫航行记(珍藏版)/(美)马丁著;小龙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6

书名原文:Tuf voyaging

ISBN 978-7-229-09433-1

I.①图… II.①马… ②小… III.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3827号

图夫航行记(珍藏版)

TUFU HANGXINGJI (ZHENCANGBAN)

[美]乔治·R.R.马丁著 小龙译

出版策划: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邹禾 唐弋涵 陈垦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插图:OCEAN

责任校对:郑小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78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1.75 字数:305千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433-1

定价:38.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章

目录（六）

物品编号：37433 - 800912 - 5442894

山迪洛文化与知识发展中心

外星人类分组

物品描述：晶体语音代码

物品发现地：赫罗·布拉纳（坐标：SQ19, V7715, 121）

暂定年代：记录于约 276 个标准年前。

分类见下：

哈兰甘人的奴隶种族

赫鲁恩族群的传说与神话

未确认疾病，

贸易基地，废弃

哈罗？哈罗？

噢，它还能用。很好。

我是代理人学徒拉里克·霍特文奇，在此警告任何找到这段留言的人。

黄昏降临，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太阳沉入西方的绝壁之下，将大地染成鲜血的色彩，暮色无情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朝我逼近。

星辰接连现身天际，可最要命的却是那颗日日夜夜燃烧不停的星星。它总是跟着我，在天空中，它的明亮仅次于太阳。那就是灾星。

今天我埋葬了贾妮尔，我亲手埋葬了她，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挖掘，从黎明直到午后，直到双手像火燎一样疼。当上天给我的考验终结，当最后一铲肮脏的异星泥土撒上她的头颅，当最后一块石头在她的石冢上就位之后，我站在她的头顶，朝她的坟墓吐了口唾沫。

都是她的错。当她奄奄一息时，我对她说过不止一次，在末日到来之前，她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孽。她错在让我们来到这儿。她错在我们能离开时没有离开。她错在她死了——是的，不用怀疑——而当我自己的死期到来时，我将无人掩埋地腐朽，我的血肉将成为那些黑暗中的野兽，还有我们曾盼望与之通商的飞人和黑夜猎手的筵席。

灾星微微闪耀，将清澈明亮的光芒洒向大地。这很糟糕。我跟贾妮尔说，倒霉的星星不都应该是红色的吗？它的色彩本该更加鲜艳，包裹着猩红色光辉，在夜色中留下血与火的低语。像它这么清澈洁白，怎么会和瘟疫有关呢？最初，那条租来的飞船着了陆，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小小贸易基地得以开张，而它把我们放下之后就开走了。那时在这片异星天空里，灾星只不过是五十颗一等星之一，几乎无从辨认；那时我们对原住民的迷信观念一笑置之，这些落后的蛮族还以为疾病是从天而降的呢。

然而灾星随即由亏转盈，每一夜都变得更亮，直到在白天都清晰可见。而在那之前很久，瘟疫就开始了蔓延。

飞人们在逐渐黯淡的天空中盘旋。它们不断滑翔，远远看去，异常美丽，它们让我想起了莱兹亚星，那活海上的布达卡——我的家乡——的那些影鸥。可这儿没有海，只有高山、丘陵和干燥的荒地，我也明白，近在眼前的飞人就没那么美丽了。它们瘦弱又丑陋，有半个人那么高，鞣革般的皮肤在怪异的中空骨骼上绷得紧紧的。它们的双翼像鼓皮那样干燥坚韧，指爪锐利如刀，而在窄小的颅骨后方伸出的

钩刃状巨大骨冠之下，它们的眼睛是骇人的红色。

贾妮尔说，它们是智慧生物，它们会说话。我听过它们的语言，那是一种极其尖细的叫声，足以刺痛人类的神经系统。我从没学会这种语言，贾妮尔也没有，但她认为它们是智慧生物，可以做生意。哈，确实，它们不想杀我们，可也不想做生意，它们会偷——这也就是它们智慧的极限了。我们之间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会死。

飞人们死了。还有黑夜猎手，它们的四肢庞大扭曲，粗糙的手掌上长着两根拇指，肿胀头颅上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犹如将熄的余烬，哈，它们也死了。尽管它们拥有惊人的力量，那大得出奇的眼睛能在遮蔽灾星的暴风雨中视物。在巨大的洞窟中，猎手们低语着曾为之效命的主人，伟大的智者，说他们将于某日归来，号召它们重开战端。可智者没有来，黑夜猎手却死了——正如那些飞人，正如我们在燧石山丘上找到的更为奇异的生物，正如那些无脑的野兽，正如作物和树木，正如贾妮尔和我。

贾妮尔告诉我，这世界遍地都是黄金，可实际上，这里遍地都是死亡。在她那古老的宇航图上，这儿叫做赫罗·布拉纳，我却不会这么叫它。她知道这儿所有居民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个——赫鲁恩。那些黑夜猎手真正的名字。它们是奴隶种族，曾被它们的大敌哈兰甘人奴役，接着奴隶主们在一千年前落败，将他们的奴隶遗弃至今。她说这儿是个失落的殖民地，有一大帮渴望通商交易的智慧生物。她知道得那么多，我知道得那么少，可如今埋葬她，朝她的坟墓吐口水的人是我。真相是，如果说它们是奴隶，那无疑也是蹩脚的奴隶，因为它们的主人让它们置身于地狱之中，置身在灾星痛苦的光辉之下。

最后一艘补给船到这儿来是半年前的事了。我们本该离开。当时瘟疫已经开始蔓延。

飞人们缓缓地攀上山巅，自悬崖滚落。我找到了它们，看到它们皮肤红肿流脓，双翼现出巨大的裂纹。黑夜猎手们带着满身青黑的疔

子出现，向我们购买数量可观的雨伞，来保护它们免受灾星光线的侵害。补给船着陆时，我们就该走的，可贾妮尔不愿意，因为她自以为能辨别出杀死飞人和黑夜猎手的那些疾病，并且找出治愈那些疾病的药物。“我知道那些名字，”她说，“我们要成为医师，在得到蛮族的信任后发上一笔横财。”于是她买下了船上所有的药品，还多订购了一些，接着我们开始治疗她能叫出名字的那些瘟疫。

下一次瘟疫到来时，她还是叫得出名字。下一次，下下次，下下次也同样如此。可这些瘟疫根本无穷无尽。她先是用光了药品，接着是名字，今早我开始挖掘她的坟墓。她过去是个苗条活泼的女人，临死时身体却变得僵硬，四肢肿得有从前的两倍那么粗。我只好挖了个很大的墓穴，才放得下她僵直肿胀的尸体。我给杀死她的那种病取了名字，我管它叫“贾妮尔瘟疫”——哈，我对取名可不在行。我自个儿的病和她不一样，而且没有名字。只要我一走动，就仿佛有熊熊烈火涌进骨髓，皮肤也变得苍白易碎。每当我在黎明醒来，都会发现床单满是从骨骼上脱落的肌肉碎屑，浸染着伤口渗出的鲜血。

灾星高挂在我头顶，那么庞大，那么明亮，到现在我才明白它为何是白色。哈，白色代表洁净，灾星是在净化这片大地。可它洒下的却是腐败与腐朽。真是绝妙的讽刺，对吧？

我们带来许多武器，卖出的却很少。黑夜猎手和飞人用任何武器都没法跟屠杀它们的東西对抗，它们打一开始就更相信雨伞而非激光。

我取来储藏室里的火焰枪，把一杯黑葡萄酒浇在身上。

我站在这凉爽的地方，对着这枚晶体诉说感想，一边痛饮葡萄酒，一边欣赏那些飞人，那少许几只仍然存活的飞人，看它们在夜空中起舞与翱翔。远远望去，它们和活海上的影鸥如此相像。我会痛饮葡萄酒，回想当初，自己还是会梦见星辰的布达卡孩童之时，那大海的声响。待美酒喝干，我将使用这把火焰枪。

(漫长的沉默)

我想不到可说的了。贾妮尔知道许多术语和许多名字，可我今早就把她给埋了。

(漫长的沉默)

如果有人发现了我的留言……

(短暂的停顿)

如果真如黑夜猎手们所说，灾星有衰退期，而留言是在瘟疫退去后发现的，那么千万别踏进这个陷阱。这不是个平等的世界，也不是个适合生存的世界，这儿只有死亡和数不清的瘟疫。灾星将再次闪耀光芒。

(漫长的沉默)

我的酒喝完了。

(录音结束)

1

灾星



“不，”凯杰·内维斯坚定地说，“不成。大蠢蛋才会跟什么星际大公司扯上关系。”

“噢，得了吧，”赛丽丝·瓦安反驳，“我们非去那儿不可，对吧？我们需要飞船。我以前在星辰泊地租过船。简直舒适得要命，那些船员彬彬有礼，美食则享用不尽。”

内维斯回以令人生寒的神情。他的脸简直是为这副表情量身定做的——棱角分明的脸盘，向后梳拢的头发，弯刀似的鼻梁，黑色的小眼睛在厚实的眉毛下若隐若现。“你租船的理由是什么？”

“哎呀，当然是旅行考察啦，”赛丽丝·瓦安回答。她拿起面前碟子里的另一颗冰淇淋球，小心翼翼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丢进嘴里。“我监理过很多重要考察。资金是中心那边提供的。”

“让我指着你该死的鼻子告诉你，”内维斯说，“这次不是旅行考察，这次不是去打探土著的交配风俗。这次不会像你干你的老本行那样，到处寻找正常人都当回事的晦涩知识。我们是去追寻一份价值难以估量的宝藏，找到之后，也不用装出一副要把它交还失主的样子。你要我用不太合法的途径弄到它，可你又不相信我，上路之前都不肯告诉我那鬼东西到底在哪儿，而这个莱昂甚至雇了保镖。好吧，我不在乎，不过你得明白——我可不是山迪洛星上唯一不值得信赖的人。这牵涉到庞大的利益，还有权势。假使你还要继续跟我唠叨伙食，我走就是。我宁可不坐在这儿数你有几层下巴！”

赛丽丝·瓦安轻蔑地哼了一声。她是个高大丰满，脸色红润的女人，鼻息潮湿而响亮。“星辰泊地是知名企业，”她说，“除此之外，救援法——”

“——根本没有意义，”内维斯说，“山迪洛有一套法规，克莱勒诺马斯有另一套，玛雅那儿有第三套，随便哪套都没有半点儿作用。而且如果真的采用山迪法，我们只能得到寻获物的四分之一——如果真能找到点什么的话。假使那灾星真像莱昂想的那样，假使那玩意儿真的管用，那不管是谁控制了它，都能在本星域获得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我向你保证，星辰泊地和其他星际公司都跟我一样贪婪无情，而且他们规模够大，势力够强，就连行星政府都不得不陪着他们。让我提醒你，以防你忘记：我们只有四个人，算上那个雇工也才五个，”他朝对他露齿冷笑的瑞卡·晓星点点头。“一艘大船上光做点心的厨子就超过五个。就算是小号邮船，船员的人数也比我们占优。万一他们发现我们弄到了什么，你觉得他们就不会据为己有吗？”

“他们敢使诈，我就去告他们。”肥胖的人类学家道。她的话音里透出些许气恼。她抓起最后一颗冰淇淋球。

凯杰·内维斯哈哈大笑。“向什么法庭告？在哪个星球告？况且我们得先活命才行！妈的，你真是个蠢得要死的丑婆娘。”

杰弗里·莱昂不安地听着这场争吵。“好了，好了，”他终于插嘴，“脏话就免了吧，内维斯，别这样。说到底，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莱昂个子矮小，身材方方正正，穿着军用变色夹克，上面装饰着几条在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战争中获得的勋带。他的衣物在这家小餐馆的昏暗灯光中变成了尘灰色，与铁铲似的胡须相得益彰，而他宽阔光秃的前额现出汗水的微光。凯杰·内维斯让他神经紧张，毕竟，这人名声在外。莱昂环顾四周，寻求其他人的支持。

赛丽丝·瓦安板起脸，盯着眼前的空盘子，仿佛她的目光能变出又一盘冰淇淋球。瑞卡·晓星——也就是内维斯说的“雇工”——

把身体靠向椅背，亮绿色眼眸里带着讽刺的笑意。在淡褐色运动服和银色铁网背心之下，她高大结实的身体似乎很放松，几乎显得有些慵懒。她才不关心雇主们会不会没日没夜地争论下去呢。

“人身攻击毫无益处，”阿尼塔斯说。很难说清电子人在想什么：他的脸是锃亮的金属，肌肉是半透明塑料，完全看不出表情。他右手上闪耀的蓝钢手指和左手咖啡色的肉质手指互相相扣，两只闪闪发光的银铁眼球在黑色塑胶眼窝里平稳地转动，打量着内维斯。“凯杰·内维斯的论点很正确。他在这些领域很有经验，我们可没有。如果我们不听他的劝告，那让他参与这件事又有有什么用呢？”

“啊，正是如此，”杰弗里·莱昂赞同，“那么你有何高见，内维斯？如果我们非得避开星际公司，那该怎么到灾星上去？”

“我们需要飞船。”赛丽丝·瓦安大声陈述着这显而易见的事实。

凯杰·内维斯笑了。“星际公司可没垄断所有飞船。这就是我建议我们在这里，而不是去莱昂的办公室碰头的原因。这鬼地方离港口不远。我敢肯定，我们需要的人就在这儿。”

杰弗里·莱昂显出犹豫的神色。“你是说自由贸易人？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声，呃，不太体面，不是么？”

“就像我。”内维斯提醒他。

“可是……我听说他们不仅走私，有些甚至是太空海盗。该冒这种风险吗，内维斯？”

“我们不该冒任何风险，”凯杰·内维斯说，“而且不会有风险。关键在于你认不认识合适的人选。我认识很多人，合适的人。不合适的人。”他朝某个方向微微颌首。“好了，瞧瞧后头那个戴黑色珠宝的黑女人。那是杰莎麦恩·凯吉，自由冒险号的女主人。毫无疑问，她会把船租给我们。以相当合理的价格。”

赛丽丝·瓦安伸长脖子打量四周。“就是她了？我希望她的船装了重力格栅。失重让我犯恶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她？”杰弗里·莱昂问。

“我不会去找她，”内维斯告诉大家，“哦，我是让杰莎麦恩帮我运过一两船货，可我不会冒险跟她一同旅行，让她参与这种大事我更是想都不会想。自由冒险号上有九个船员——足够搞定我跟那个雇工了。无意冒犯，莱昂，你们剩下的人都派不上用场。”

“你要知道，我是个军人，”杰弗里·莱昂用受伤的语气说，“我打过仗的。”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内维斯说，“就像我说的，你们剩下的人都派不上用场。杰莎麦恩干掉我们就像吐口唾沫那么快。”那双黑色的小眼睛从他们身上扫过。“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需要我的原因。没了我，你们只会天真地去雇用杰莎麦恩，或是找上哪个星际公司。”

“我侄女在一位非常成功的自由贸易人手下供职。”赛丽丝·瓦安说。

“你说的是谁？”凯杰·内维斯询问。

“诺亚·瓦克福斯，”她说，“便宜货世界号的船主。”

内维斯点点头。“胖诺亚，”他说，“我敢肯定，这么一趟旅行会很有趣。或许我该提醒你：他的船一向保持在无重力状态。重力会要了那老变态的命——不过这不重要，没错，瓦克福斯算不上特别嗜血。他杀他们跟不杀我们的概率是五五开。可他跟别的家伙一样贪心又狡猾。他起码会想办法分一杯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会独吞一切。他船上有二十个船员——都是女人。你问过你侄女真正的工作内容吗？”

赛丽丝·瓦安涨红了脸。“我非得听这个男人冷嘲热讽吗？”她问莱昂，“这可是我的发现之旅。我才不要被这个三流恶棍侮辱呢，杰弗里。”

莱昂不快地皱起眉头。“够了，别再吵了。内维斯，你没必要卖弄自己的专业知识。我们让你参与的理由很充分，这点我想大家都同

意。对于带我们去灾星的人选，你肯定心中有数了，对么？”

“当然。”内维斯承认。

“谁？”阿尼塔斯紧接着问。

“那家伙算是个自由贸易人吧。不怎么成功的那种。他在山迪洛已经待了半个标准年，没等到一笔生意。他肯定开始绝望了——为什么不呢？所以能有这么个机会，他会高兴得不得了。他有一艘又小又破，名字却又蠢又长的飞船，不怎么奢华，但关键在于，它能把我们带到那儿去。没必要担心船员，船上就他自个儿。至于他本人——哦，他是有点儿荒唐，不过不会给我们惹麻烦的。他块头挺大，可外表和内心都很温和。我听说他养猫，真他妈奇怪的习惯。他酒量大，饭量更大。我都怀疑他身边根本不带武器。据说他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只能在星球之间飞来飞去，用那条破旧飞船去推销可笑的装饰品和毫无用处的小摆设。瓦克福斯觉得这家伙是个笑柄。就算他判断错误，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假使他威胁要举报我们，我和雇工就干掉他，然后拿他喂他的猫。”

“内维斯，我不跟你谈这个！”杰弗里·莱昂出言反对，“我可不会参与谋杀。”

“不会？”内维斯说。他对瑞卡·晓星点点头。“那你雇她干吗？”他的笑容不知为何显得颇为露骨，而她咧开嘴，回以满怀恶意与讥讽的笑容。“瞧，”内维斯说，“我就知道来这儿是对的。我们要找的人来了。”

他们之中只有瑞卡·晓星不动声色。剩下的三个人转身望向门口，望向刚刚进门的那个男人。此人个头很高，差不多两米五，细小的金属腰带勒不住柔软的大肚子。他有一双大手，一张带着茫然与好奇的长脸，身体姿态则笨拙而僵硬。他的肤色惨白，仿佛漂白过的骨骼，全身上下似乎没有半根毛发。他穿闪亮的蓝色长裤和栗色衬衫，灯笼袖的袖管末端已被磨破。

他肯定是感觉到了他们的注视，只见他转头回望，苍白的面孔上表情全无。他就这么打量着众人。赛丽丝·瓦安首先别过脸，接着是杰弗里·莱昂，阿尼塔斯最后。“他是谁？”电子人问凯杰·内维斯。

“瓦克福斯管他叫图斐，”内维斯说，“他的真名，就我所知，是哈维兰·图夫。”

哈维兰·图夫以与他的块头相悖的灵巧拿起最后一座绿色的星际堡垒，一脸满足地看着游戏盘。整张棋盘都成了红色：巡洋舰、无畏战舰、星际堡垒，所有的殖民地，红色无处不在。“我不得不宣布，我赢了。”他说。

“你又赢了一次。”瑞卡·晓星说。她舒展身体，抚平在游戏台上趴了数小时后，衣物留下的折痕。她拥有母狮般的致命优雅，而在她银亮的铁网背心之下，一把射钉枪紧紧地塞在肩上的皮制枪套里。

“或许我该斗胆建议再赛一场。”哈维兰·图夫说。

晓星大笑。“不用了，谢谢，”她说，“你太擅长这个了。虽然我天生是个赌徒，可跟你比赛，连赌博都算不上。我输够了。”

“我只是一直最走运而已，”哈维兰·图夫说，“毫无疑问，我的运气快要恢复正常了，而你只需要再尝试一次就能消灭我那可怜的队伍。”

“噢，毫无疑问，”瑞卡·晓星咧嘴笑道，“不过请原谅，我打算把这次尝试稍稍延后，等到穷极无聊的时候再说。至少我比莱昂强。对么，杰弗里？”

杰弗里·莱昂坐在飞船控制室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读着一堆老旧的军事书籍。他的变色夹克变成了与身后舱壁的合成木板相同的褐色。“这游戏不符合真实的军事准则，”他的语气带有些微的恼怒，“我运用了‘北斗星’斯蒂芬·科伯特在第十三人类舰队攻击赫拉奇安时采取的战术。图夫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是截然错误的。如果规则

编写正确，他该溃退才对。”

“的确，”哈维兰·图夫说，“这就是您胜过我的地方，先生。毕竟，您有幸成为一位军事史学家，而我只是个卑微的贸易人。我不像您那样精通历史上的伟大战役。我一直都很走运，仅仅由于游戏本身的缺陷和我非凡的运气，加在一起方才弥补了我的无知。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有进一步掌握军事法则的机会。假如您乐意再次尝试这个游戏，我会仔细学习您精妙的战术，以便将来能在我拙劣的玩法中加入更为真实合理的策略。”

杰弗里·莱昂，这位在过去一周中每次游戏都头一个被消灭的银色舰队指挥官清了清喉咙，露出不安的神色。“是的，呃，你看，图夫……”他开口道。

隔壁舱室突然响起尖叫声和粗野的咒骂，将他从困窘中解救出来。哈维兰·图夫立即迈开了步子，瑞卡·晓星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走廊时，赛丽丝·瓦安正摇摇晃晃地走出起居室，追赶着某个黑白相间的细小形体，那东西从他们身边飞奔而过，钻进了控制室。“抓住它！”赛丽丝·瓦安朝他们高喊。她的面孔发红肿胀，看起来怒气冲冲。

门很小，而哈维兰·图夫的块头很大。“我能否询问，这是出于何种目的？”他堵住去路后问道。

人类学家伸出左手，手掌上有三道又短又深的抓痕，血流如注。“瞧瞧它都对我做了什么！”她叫道。

“的确，”哈维兰·图夫说，“而你又对它做了什么？”

凯杰·内维斯挂着淡淡的冷笑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她把它抓起来，丢到了房间另一头。”他说。

“那是我的床！”赛丽丝·瓦安叫嚷，“我只想打个小盹儿，可这该死的东西睡在我的床上！”她飞快转过身，面朝内维斯。“还有你，把你那假惺惺的微笑撤下来。我们被关在这小破船里已经够糟了！我

才不要跟这恼人的肮脏小畜牲们分享这一丁点儿空间！都是你的错，内维斯，是你害得我们这样的！现在，给我做点什么，我要你让图夫扔掉那些野蛮的害虫，听到了没，我要你这么做的！”

“打扰一下，”瑞卡·晓星在图夫身后说。他转脸瞥了她一眼，走向一旁，“这就是你说的野蛮的害虫吗？”晓星咧开嘴笑问，一边步入走廊。她左手环抱着一只猫，右手抚摸着它。那是只大个儿公猫，有柔软的灰色长毛，和一对傲慢的黄色眼睛。它少说有二十磅重，可瑞卡轻松地抱着它，好像它是一只小猫咪。“你要图夫对蘑菇做什么呢？”她问。猫儿喵喵呜呜地叫起来。

“弄伤我的是另一只，黑白花纹的那只，”赛丽丝·瓦安道，“可这只也一样坏。瞧瞧我的脸！瞧瞧它们对我做了什么！我几乎没法呼吸，全身都发了疹子，而且每次我想小睡一会儿，醒来时都有只猫趴在我胸口。昨天我弄了点小吃，才不过把它放下了一会儿，等我回来，那只黑白花纹的猫已经打翻了盘子，把我的辣味松糕在灰尘里滚来滚去，好像那是玩具似的！在这些牲畜身边就没什么是安全的。我已经丢失了两支光芯铅笔和我最漂亮的粉色小戒指。现在它居然袭击我！真的，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我坚持，立刻把这些该死的牲畜放进货舱。立刻，你听见没？”

“谢谢，我的听力还算正常，”哈维兰·图夫说，“如果你到航程结束还没找到丢失的财产的话，我很乐意照价赔偿。可您关于蘑菇和浩劫的请求，我只能遗憾地予以拒绝。”

“我是你这艘可笑的星际飞船的乘客！”赛丽丝·瓦安朝他尖叫。

“您非得在侮辱了我的听力之后再侮辱我的智力吗？”图夫答道，“您作为乘客的身份显而易见，女士，您没必要特意指出这点。不过请允许我指出，这艘您觉得可以随便侮辱的小飞船可是我安身立命的家园。此外，正如您拥有无可辩驳的乘客身份，因而能够享受某些权利和设施那样，蘑菇和浩劫拥有更充分的理由享受更多的权利，因为

这儿可说是他们的常驻居所。让旅客搭乘价廉物美又足号可不是我的习惯，正如您看到的，这儿的空间几乎不够我自己用的。很遗憾，我近来的事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我并不否认，当凯杰·内维斯来找我时，我这儿的设施不太齐全。为了让你们踏上这艘您如此污蔑的飞船，我已经费尽心力，甚至还为你们让出了飞船的起居室，把我可怜的床榻安置在控制室里。尽管我有无可否认的需求，如今却为我签订租约时那股愚蠢的利他主义冲动而深深懊悔，尤其是想到我接受的酬劳几乎不够支付这场航行的燃料和口粮，外加山迪的入境税。我觉得，你们令人悲伤地利用了我容易受骗的性格。不过我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并且会尽我所能把你们送抵那个神秘的目的地。然而，在航行期间，我必须要求您忍受蘑菇和浩劫，就像我得忍受您一样。”

“噢，我才不要！”赛丽丝·瓦安断言。

“我也不想。”哈维兰·图夫说。

“我再也不要忍受这些了，”人类学家说，“我们没有理由像兵营里的士兵那样挤在一个房间里。这飞船从外面看绝不止这么小。”她用一只粗短的手臂指了指。“那扇门通向哪儿？”她质问。

“通往储存室和货舱，”哈维兰·图夫平静地说，“共有十六间。我得承认，最小的那间也比我寒酸的起居室大上两倍。”

“啊哈！”瓦安说，“我们运了什么货物吗？”

“十六号舱装满了库格里许星祭神面具的塑胶仿制品，我不幸没能在山迪洛将它们卖出去，那次我低声下气地来到诺亚·瓦克福斯的门前，而他狠狠杀价，剥夺了我赚取利润的渺茫希望。十二号舱我存放了一些私人财产，各式各样的装备、收藏品以及小摆设。剩下的舱室都空得很，女士。”

“好极了！”赛丽丝·瓦安叫道，“那样的话，我们就把那间小舱室换成每人一间的私人居所好了。搬运床铺应该不是件难事吧。”

“非常简单，”哈维啦·图夫说。